



汤素兰
爱的童话

夏夜舞会

汤素兰 著

聂辉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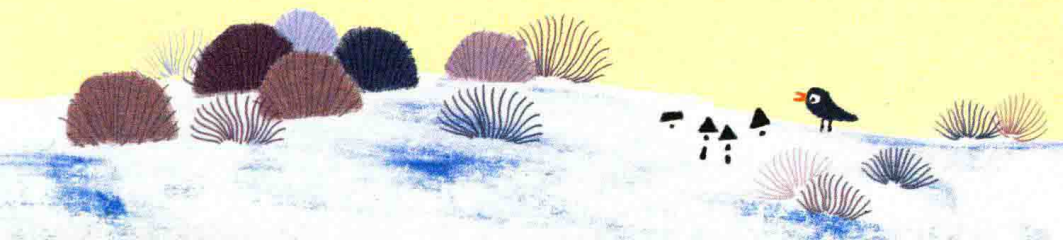
夏夜舞会

汤素兰 著
聂辉 绘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夜舞会/汤素兰著, 聂辉绘—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2

(汤素兰爱的童话)

ISBN 978-7-5562-2904-8

I. ①夏… II. ①汤… ②聂…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7542号

夏夜舞会

Xiaye Wuhui

策划编辑: 吴双英 杨 巧

装帧设计: 王 悦

美术编辑: 刘 璐

责任编辑: 吴 浩

插图绘制: 聂 辉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8.5 万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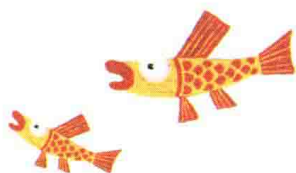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朱自
强

序 言



我评价一个作家，常常想到他的原点。所谓原点，是他的早期作品。对很多作家来说，早期的作品是他的初心，他的本性和能力所在。人的成长终其一生，作家的成长也是如此。

但是，日后的成长所呈现的枝繁叶茂，依然还是与根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第一次读到的汤素兰的文字，是她研究童话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上。虽然时间久远，论文的题目已经忘了，但她对经典童话如数家珍，以及非常到位的感悟和品评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再次读到的汤素兰的文字已不再是研究，而是创作，短篇童话《白脖儿和白尾儿》。当时阅读的惊喜，至今记忆犹新。这篇童话对幼儿心性、幼儿思维逻辑的生动表现，对人物性格的婉转描写，对幽默的自然呈现，不仅在青年作家中，就是放在整个童话创作界，都是才华横溢之作。1992年在长沙开会，第一次见到汤素兰，我曾表露过对这篇童话的激赏。

再之后，读到的就是她的《红鞋子》。《红鞋子》在我心目中，是中国短篇童话中的经典作品。

在阅读儿童文学时，我有一个阅读习惯，就是看作品里的对话够不够多，对话写得够不够好。因为与成人作家对生活情态的间接转述相比，写人物之间的对话，更能造就作品的临场感，



更能表现、暗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红鞋子》就非常重视对话，并将对话写得极为精彩。红鞋子、小老鼠说的每一句话，既符合他俩的物性，又有着故事所需要的性格。比如，红鞋子说：“夜里没有伙伴在一起，我会害怕的，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而小老鼠则说：“我可不知道你有没有单独在外面过过夜，我对鞋子的事知道得不多。我自己嘛，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从来都是单独过夜的。只要不碰上猫，我看就没什么可怕的。”红鞋子就说：“我不怕猫，我怕孤独。”小老鼠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就问：“孤独是什么样子的？”红鞋子说：“孤独就是心里空空的。”小老鼠纠正红鞋子：“心里空空的？不对吧？你是不是想说肚子里空空的？那不叫孤独，那叫饿。”

这样精彩的对话，真是堪比世界上任何一篇经典童话。我想说的是，好的童话故事往往是由对话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对话使作品成为一种直接的表现，胜过间接的叙述性交代。同时，这样的对话又有着弦外之音的暗示性，胜过叙述语言对意图的“欲盖弥彰”。

在《红鞋子》这个故事的最后，小老鼠帮助红鞋子找到了家，让她和另一只红鞋子团聚。当小老鼠独自慢慢地朝森林边的树皮小屋走去时，“他的心里有了一点儿空空的感觉，这感觉和饿了还真不是一回事儿。他头一次发觉独自走在路上原来是这么安静，简直太安静了。他想，要是这会儿，树皮小屋里有一只小老鼠在等待着他回家，该多好！”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



小老鼠内心（性格）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那些对话，小老鼠的这一性格的变化、发展十分自然，有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精彩的对话使《红鞋子》成了表现的艺术，而不是说明的写作。

汤素兰的童话再出现在我的阅读视野，是系列童话故事《笨狼的故事》。这部与《白脖子和白尾儿》《红鞋子》一脉相承的系列作品，使年轻的汤素兰成为了一个“大作家”。十八年前，我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我们展望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的前景时，青年作家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为我们增添了相当的自信。汤素兰有极好的创作幼儿童话的艺术感觉，她虽然年轻，却是实力派。在我看来，幼儿文学创作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更严格的考验。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像汤素兰这样能够洞察幼儿心性并将其原汁原味地艺术再现出来的作家为数不多。《笨狼的故事》中的有些故事会让我想起英国作家米尔恩的世界级名著《小熊温尼·菩》的幽默，因为它不仅同样以人物的性格推动故事的展开，而且小笨狼的天真、善良、无知却充满了求知欲的性格也与小熊温尼·菩颇有几分神似。而《笨狼的故事》中的有些故事的热闹荒诞、异想天开，又大有美国的华特·迪斯尼的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之风。《笨狼的故事》由多个系列故事构成，‘把家弄丢了’‘晾尾巴’‘半小时爸爸’‘坐到屋顶上’‘有用的合同’‘电话和门铃’‘篮球赛上的精彩表演’等小故事个个通体幽默。笨狼通过那些不露声色的幽默表演，已经成为幽



默人物形象的典型，也许用演艺界的称谓‘笑星’来封它会更合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幽默儿童文学的《笨狼的故事》的成功，得之于作家以一种具有幽默气质的人生态度面对幼儿的生命世界。我相信，《笨狼的故事》的作者如果没有这种轻松洒脱、乐天达观、对幼儿的生命充满信任的儿童观，幼儿生命世界本身的幽默品性终将被遮蔽，幽默文学特有的表现形态也无从获得。”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幻想小说创作开始自觉并渐渐形成一定的气势，汤素兰也拿出了风格独特的幻想小说《阁楼精灵》。我初读汤素兰的幻想小说《阁楼精灵》时，就感觉到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性的作品。《阁楼精灵》以其对人类在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表现，在汤素兰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据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位置。

在我与何卫青合著的《中国幻想小说论》中，何卫青甚至将《阁楼精灵》归类为“童话模式”的幻想小说，这让我想到作品中这样的笔墨——

如果你曾经去过茂密的楠竹林，或许你会在竹林里碰到一种小精灵，他们住在空空的竹节里面，特别会吹笛子。月光明亮的夜晚，他们坐在竹梢上一边看星星一边吹笛子。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吹笛子的高手，或者想要一支声音悦耳的竹笛，你最好在明亮的晚上去竹林里，将身子靠着某株挺拔的竹子，耐心地等待。因为有的小精灵吹笛子吹累了，或者夜太深了，他坐在竹梢上打瞌睡，会不小心从竹梢上摔下来。这时候，你伸出手掌，轻轻把他托住，不让他摔到地上，不让地上的沙子硌疼他的屁股，为了感谢你，他就会答应你向他提出的要求，告诉你哪一根竹子适合做



1/3
T

1/3
T

竹笛。据说从前的笛子都是用小精灵选的竹子做的，声音特别好听。

这段意境空灵、美妙的文字，的确唤起我们阅读那些优美童话的审美感受。我以为，这种表现的底蕴依然与作家的原点有关。汤素兰采用这种将前现代的童话思维和现代的小说思维，进行杂糅这一艺术形式，很可能内里的原因是前现代意识与现代意识在审美过程中的一种交融。在我这里，这种交融的结果是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信息，使《阁楼精灵》将前现代思想和现代思想进行“创造性结合”，成为颇具前沿性的具有后现代思想的文本。如果说，《红鞋子》是中国短篇童话的经典，《笨狼的故事》是系列童话的经典，那么，《阁楼精灵》则堪称中国幻想小说的一部经典。

我在汤素兰作为作家的成长中，看到了一条从初期的原点上开启的一条主线——童话的心性和才华。如今，凭着《红鞋子》《笨狼的故事》《阁楼精灵》《奇迹花园》等一系列堪称经典的作品，汤素兰已经成为90年代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中的当之无愧的扛鼎作家，她的童话作品以及幻想小说，标示出中国儿童文学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现在，汤素兰将包括《白脖儿和白尾儿》《红鞋子》在内的以短篇为主的童话作品，编辑成《夏夜舞会》《狐姐的茶馆》《树叶船》《送个冬天给青蛙》《狮子的梦》《老木大叔的南瓜》六卷出版，欣喜之中作序推荐。

2016年12月19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目 录

Contents

- 1/ 月亮花
- 20/ 砸谁谁聪明
- 24/ 银杏黄了，枫叶红了
- 35/ 放风筝
- 38/ 巧克力树
- 41/ 甜草莓的秘密
- 50/ 金色小蘑菇
- 60/ 煎蛋和烙饼
- 64/ 小老鼠的魔法书
- 68/ 大泥和小泥
- 73/ 驴家族
- 84/ 小猫学本领
- 89/ 一间大房子
- 92/ 小猪的礼物



目 录



- 95/ 把春天带回家
- 98/ 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 103/ 红鬃马
- 110/ 伤心的红狐狸
- 115/ 谁的力量大
- 119/ 森林童话
- 134/ 和红叶鼠打仗
- 139/ 乌汉国的故事
- 148/ 骑着爸爸上幼儿园
- 153/ 扑满猪
- 156/ 夏夜舞会
- 162/ 飞过头了
- 166/ 流浪森林



月亮花



在我家花园的石桌上，摆着一盆太阳花。每天早上，当太阳开始发出温暖的光芒时，太阳花便展开艳红的花瓣。密集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太阳，将小小的花盆装点得生机勃勃。每到日落西山的时分，这些花瓣又好像是听了谁的口令似的，一齐闭上，合成指甲大小的一粒粒花蕾，缀在紫红的花茎上，随着那些细小的绿色叶片在晚风中轻轻摇动。

在太阳花的旁边，我摆了另一只花盆，里面除了一层灰褐色的花肥和泥土，什么也没有。

邻居问我：“你为什么放个空花盆在桌上呢？”我说：“这不是空花盆，我种了花的。”





过了些日子，邻居又问我：“你种的是什么花啊？过了这么久还没有长出来吗？”

我笑笑：“它们早长出来了。”

“我为什么没有看见？”邻居盯着空空的花盆发呆，还伸出手指去拨动那一层灰褐色的花肥和泥土。

我连忙制止：“别翻，这样会伤到花儿的根。”

邻居瞪大眼睛看着我，他的意思我明白，他一定以为我疯了。

我告诉他：“这是月亮花，白天看不到的。”

“哦？还有这样一种花？”

“有太阳花，难道就不能有月亮花？”我反问道。

“那倒是。”邻居说。

我是一个童话作家。我最崇拜的童话作家是刘易斯·卡罗尔。我的理想是有朝一日，我也能写出一部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样的作品，让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喜欢。

我每天坐在家里，等候奇迹发生，希望有什么奇思妙想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但是，一天天过去，我既没有掉进兔子洞，也没有看见过纸牌皇后。

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美



国有一对姐妹，眼睛看到的東西有时巨大，有时微小，变幻莫测。医生检查后，发现她们患有一种罕见的眼病，而且这种疾病还是家族遗传的，她们的母亲小的时候，就曾经被巨大的蚂蚁吓得尖叫，但没有人相信她所说的，她只好一直忍受着被一个变形的世界所折磨。报道还联系到刘易斯·卡罗尔，说根据他所描绘的童话世界，很可能他曾经也患有同样的眼疾，所以才写得出《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这样奇妙的童话。

这篇报道一方面让我觉得世界奇妙无比，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绝望：看来美妙的童话世界真不是谁都想得出来的，而是那些患有特殊病症的人亲身经历过的。我没有患特殊的眼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从此可以去保险公司当个推销员了，不要再坐在家里，整天胡思乱想，等候奇迹发生？

这篇报道也启发了我：或许我拿着放大镜去看世界，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呢？

那天晚上，我就真的这么做了。

我没敢在白天这样做，是因为我有点难为情。

那天晚上的月亮，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最圆的，像个玉盘一样挂在天上。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星星都隐在明月的清辉里，不像平时那样耀眼。

我一只手拿着放大镜，一只手拿着袖珍手电筒，在月亮下的花园里像电影里探寻地雷的工兵那样，一寸一寸地探寻过去。

我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一只蛴螬，它正扭动着肥胖的身子从地里钻出来。一只萤火虫坐在一棵草上用自己的



腿擦洗屁股上的灯笼。四只蚂蚁在争夺一片饼干屑，如果不用放大镜看，我真是不知道蚂蚁也像我们一样，用两只手抓住食物，然后张开嘴大口地咬下去。它们在我的放大镜下足有拇指大小，当我用手电筒照着它们的时候，它们停止搏斗，一齐抬起眼睛看着我，我急忙说：“对不起，打扰了，你们不用为这么小一点饼干屑打得不可开交，如果觉得味道好，明天早餐我再给你们留一点。”它们大概听懂了我的话，我看到三只大个子蚂蚁转身走了，把那点饼干屑留给了个子最小、还少了一条腿的瘦蚂蚁。

看到这个情形，我说：“放心吧，明天早餐的时候，我会把整片饼干放在餐厅外面的台阶上！”

然后，我看到那三只蚂蚁跳起来互相击了一下掌，如果我没有听错，它们还发出了一声快乐的“哟嗬！”

在橘子树上我看见一条吃饱了树叶的青虫仰天躺在一只新长出来的橘子上，抱着圆乎乎的肚子睡觉。

橘子树旁边是一片草地。草在这个季节长得很快，已经没过我的脚脖子了。在这样的月夜里，草地上会有什么东西呢？我把放大镜对着草地，手电筒的光圈追着

草地上方的放大镜……

“啊！”我惊叫了一声。同时，我也听见了对方的惊叫：“啊！”

我不需要用放大镜也能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差不多有两寸高。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感觉，与其说觉得他们像人，倒不如说觉得他们更像蜻蜓。他们的头部有一双像蜻蜓一样鼓鼓的眼睛，占据了脸上大部分的位置。四肢和腰身非常纤细，这一点也像蜻蜓。他们的皮肤是银灰色的。他们的打扮很像我们平时在舞台上看到的芭蕾舞演员。男的都穿着紧身的衣服，脚上穿着靴子，女的穿着薄薄的透明纱裙。

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四口。因为他们的容貌很像。后来证明我猜得没错，他们正是爸爸妈妈和一儿一女。儿子显然年纪大一点，是哥哥，他差不多和爸爸一样高了，穿着淡黄色的靴子、淡黄色的紧身衣裤；爸爸的衣服是深灰色的，妈妈的裙衫是淡绿的，而女儿的则是粉红的。

我搞不清他们是人还是蜻蜓，或者，他们就是我们童话里幻想出来的那种小精灵？他们四个站在我的手



电筒射出的光圈里，就像是舞台上的追光灯打在他们的身上。

我想我听见了他们声音，但那声音太小了，听不太清楚。我只好趴在地上，让自己的耳朵贴近他们。现在，我听明白了，他们是在问：

“对不起，请问这是哪儿？”

“我家花园里啊。”我回答道。

“我的意思是，这里是木星、水星、还是冥王星？”

“这儿是地球！”我告诉他们。

“糟了！”他们显然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我说出的五个字像是重锤砸在他们的脑袋上，让他们受不了，一家人瘫坐在草地上。

我慢慢地了解到，他们是月光族的人，住在月亮上面。他们原本是要去月亮背面的，听说那儿有大片的荒地，可以开垦成花园。他们就带了月亮花的种子，乘坐飞行器出发了。他们的飞行器原本应该贴着月球的表面，一直向西飞行，就能到达月亮的背面了。这样的飞行在月亮上是常事，他们的飞行器起码带领他们飞过一千次了，每次都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但是这一次，飞行器出了